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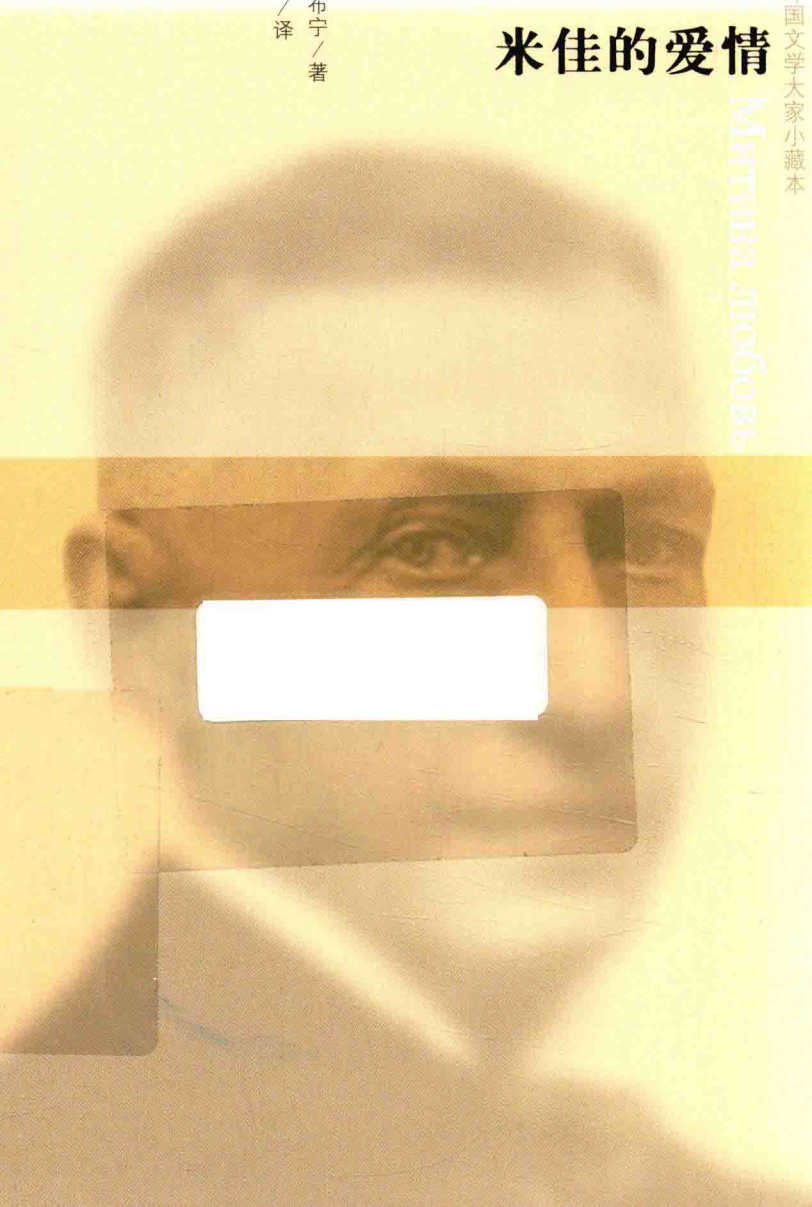
CLASSICS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

米佳的爱情

Митина любовь

〔俄〕伊万·布宁／著

陈馥／译



Hummingbird
CLASSICS
蜂鸟文丛

米佳的爱情

Митина любовь

〔俄〕伊万·布宁／著

陈馥／译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米佳的爱情/(俄罗斯)布宁著;陈馥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蜂鸟文丛)

ISBN 978-7-02-011568-6

I. ①米… II. ①布…②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75383 号

责任编辑 李丹丹 张福生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60 千字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5.75 插页 4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568-6

定 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伊万·布宁 (1870—1953)

俄国作家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落叶》，短篇小说集《暗径集》，中篇小说《乡村》等。一九三三年因“严谨的艺术才能，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”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本书收录了布宁的中篇小说《米佳的爱情》和短篇小说《旧金山来的绅士》。《米佳的爱情》文字洗练，抒情性很强。它和《旧金山来的绅士》都是布宁的代表作。



伊万·布宁

Иван Бунин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.com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,世界文坛流派纷呈,大师辈出。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,使读者了解其作品,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“蜂鸟文丛——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”系列图书。

以“蜂鸟”命名,意在说明“文丛”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,身形虽小,羽翼却鲜艳夺目;篇幅虽短,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。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“碎片化”之今日,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“小鸟”,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,一丝甘甜。

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,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、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。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。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,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。

“丛书”将分辑陆续推出,“蜂鸟”将一只只飞来。愿读者诸君,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,与“蜂鸟”相伴,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六年一月

译 本 序

伊·布宁,俄罗斯作家。1870 年生于俄国中部沃罗涅日市一破落贵族世家。由于家境贫困,中学未毕业就步入社会。做过校对员、图书馆员、助理编辑等。曾受教于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高尔基等作家,并为高尔基主办的知识出版社撰过稿。1909 年被选为科学院名誉院士。十月革命爆发后,他持敌对立场,于 1920 年流亡国外,侨居法国直到去世。

布宁的创作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,是写作中短篇小说的高手。他的小说不太重视情节与结构的安排,而专注于人性的

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,语言生动和谐,富于节奏感,被高尔基誉为“当代优秀的文体家”。1933年,“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,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”,布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本册收录了布宁的中篇小说《米佳的爱情》和短篇小说《旧金山来的绅士》。《米佳的爱情》通篇文字洗练,抒情性很强,是布宁的佳作之一。米佳的心中有两个卡佳:一个符合他的幻想,另一个庸俗得让他失望。可是他和卡佳接触的时候给卡佳的印象却是,他只要卡佳的肉体而不要卡佳的灵魂。他自己本身就是分裂的。他的两重性格使他备受折磨。作者出色地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,写出米佳从莫斯科的时候就有的那种幸福中夹杂着惶惑的矛盾心情,到回乡以后的期待、疑惑、动摇、绝望的全部心理过程。

《旧金山来的绅士》是布宁对人类命运痛苦思索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现代物质文明的浮华与灿烂,财富与奢侈,其实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旧金山来的绅士的“高贵”与其病后的境遇形成讽刺的对比。

编者

目 次

米佳的爱情 1

旧金山来的绅士 128

米佳的爱情



三月九日是米佳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。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。

上午十一点多钟,米佳和卡佳沿着特维尔林荫大街往上走。冬天突然让位给了春天,太阳底下几乎让人觉得热了。似乎云雀真的已经飞来,带来了温暖和快乐。什么都湿漉漉的,什

么都在化冻,屋顶嗒嗒地往下滴水,扫院工有的在铲人行道上的冰,有的把黏黏的积雪从屋顶上扔下来,到处人头攒动,气氛活跃。高高的白云轻烟似的渐渐散开,汇入水溶溶的蓝天里。面带仁厚的沉思表情的普希金雕像远远地矗立在前方,基督受难修道院在那边闪光。米佳觉得尤其好的是,卡佳这天特别可爱,显得淳朴而又亲切,常常像孩子一样信赖地挽起他的胳膊,同时仰望他的脸。他幸福得竟至有点神气活现了,把步子迈得那么大,卡佳几乎跟不上他。

到了普希金雕像旁边,卡佳突然说:

“你笑的时候孩子气地傻咧着大嘴,真滑稽。别生气啊,我就是因为你这样笑才爱你的。还因为你有一双拜占庭人的眼睛……”

米佳压下暗暗得意之情和些微的恼怒,尽力敛起笑容,望着现在已是高高耸立在他们面前的普希金雕像,亲热地回答说:

“要说孩子气，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好像差不多。至于说我像拜占庭人，那也和说你像中国皇后一样。你们这些人只不过迷上了拜占庭啦，文艺复兴啦……我真不理解你母亲！”

“你要是她，就会把我锁在闺阁中吧？”卡佳问。

“不，那帮装模作样的吉卜赛式的艺人，那帮出自画室、音乐学院、戏剧学校的未来名流，我干脆不许他们进门。”米佳这样回答卡佳的时候，继续努力保持平静、亲热、不在意的神态，“还是你自己告诉我的，说布科韦茨基已经约你到斯特列利纳饭店去吃晚饭，叶戈罗夫还提出要给你塑一尊裸像，形似渐渐逝去的海浪，你当然是受宠若惊啦。”

“就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放弃艺术。”卡佳说，“也许真像你常说的，我让人恶心，”其实米佳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种话，“也许我学坏了，

不过我是什么样的你就要什么样的吧。我们别吵了,你也别再吃醋了,哪怕是今天,天气这么好!你怎么不明白,你对于我毕竟是最好的,唯一的?”卡佳这样问米佳的时候,声音不高,但是语气坚决,并且故意挑逗地看看米佳的眼睛,若有所思地拖着腔调朗诵了两句诗:

我们之间有一个秘密在假寐,

一颗心已将指环赠与另一颗心……

卡佳最后的表现,她朗诵的这两句诗,着实刺痛了米佳的心。总的来说,就是在这一天,也有许多事情使米佳不快,难过。说他像孩子一样傻使他不快,类似的玩笑话他已经不是头一回从卡佳嘴里听到,那些话也不是偶然说出的,卡佳在某些方面常常表现得比他成熟,常常(并且是不由自主地,也就是十分自然地)显得比他高出一头,他苦恼地把这看作卡佳已经有

过某种不可告人的不端行为的表征。“毕竟”二字(“你对于我毕竟是最好的”)也使他不快,何况卡佳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压低了嗓门。尤其使他不快的是那两句诗,朗诵得又那么做作。不过即便是这两句诗和卡佳的朗诵(使他联想到他十分憎恨和嫉妒的那个把卡佳从他身边夺走的圈子),在事后他常常觉得是他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——三月九日这天,他也比较轻松地承受住了。

这天米佳曾经陪卡佳去铁匠桥的齐默尔曼商店买了几部斯克里亚宾^①的作品,在返回的路上卡佳提起米佳的母亲,笑着说:

“我已经提前怕她了,怕得你没法想象!”

自从他俩相爱以来,怎么一次都没有涉及未来,也就是他俩的恋爱结局这个问题。现在

① 斯克里亚宾(1871—1915),俄国著名作曲家。

卡佳突然提起他的母亲，那口气像是在说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：他的母亲就是她未来的婆婆。

二

后来一切仿佛和以前一样。米佳陪卡佳去艺术剧院排演场，赴音乐会，赴文学晚会，或者在基斯洛夫大街卡佳的家里坐着，往往坐到深夜两点钟，享受她母亲给她的奇特的自由。她母亲总叼着烟卷儿，总把脸搽得红红的，是个有一头马林果色头发的善良可亲的女人（她早就和她丈夫分居了，因为她丈夫组织了第二个家庭）。卡佳也到米佳住宿的大学生客房去，在莫尔恰诺夫大街，他们的约会也像以前一样，几乎完全是在使人心醉神迷的热吻中度过的。可是米佳总觉得突然发生了可怕的事情，卡佳变了，或者说开始在变。